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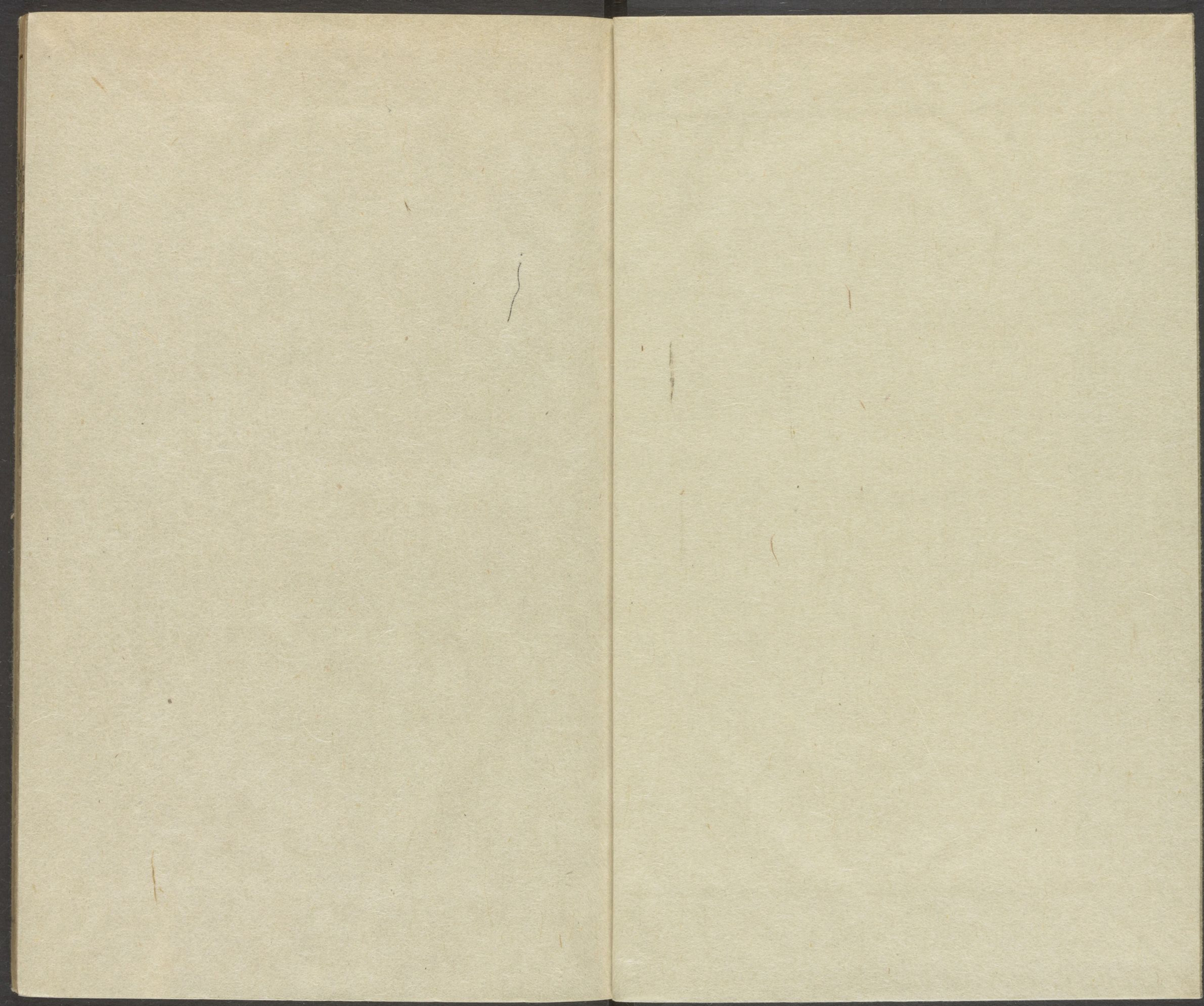
T 5747/114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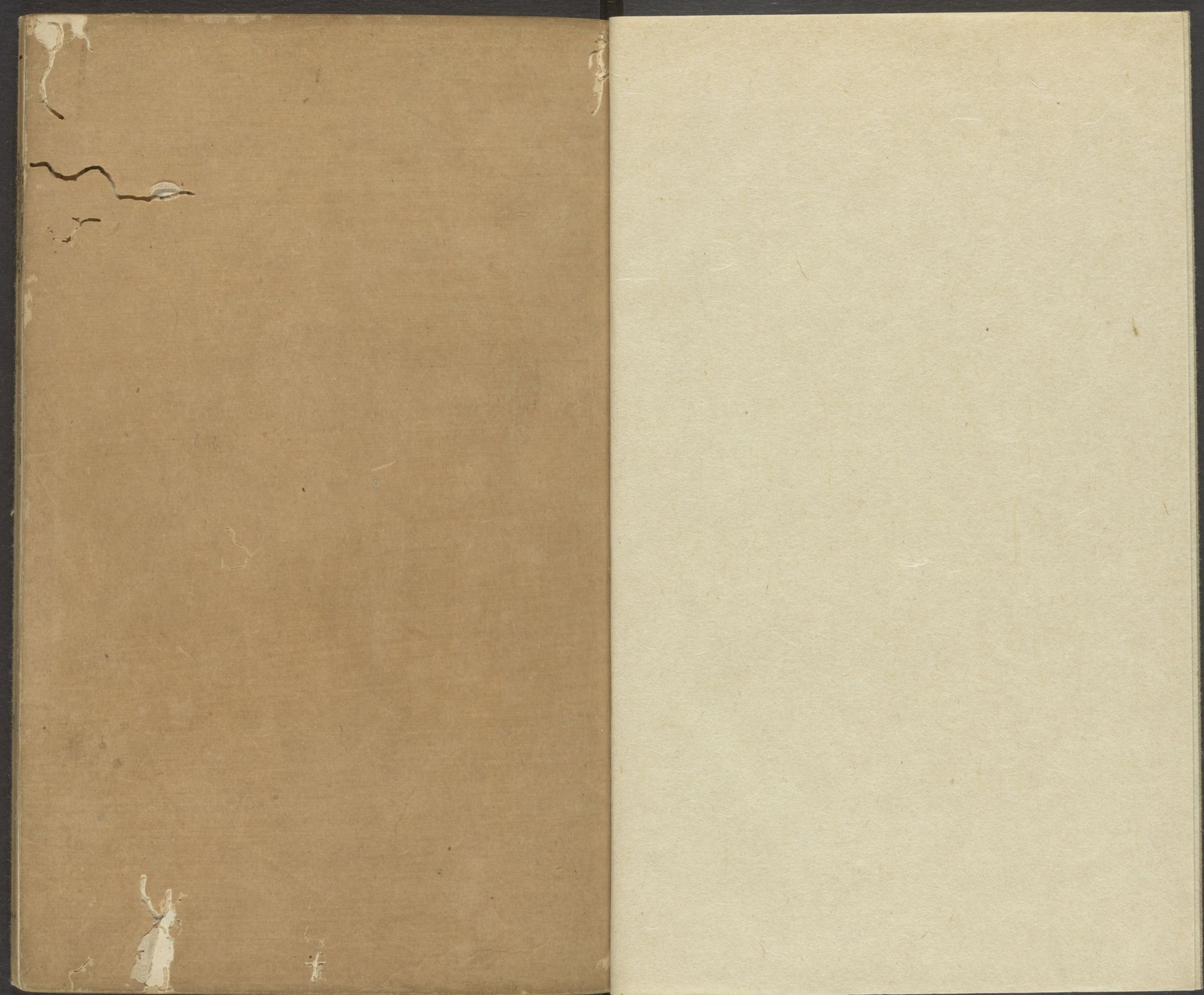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3 1955











豔異編目錄

卷之十

集異記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琪

蕭穎士

韋宥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蔡少霞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鑑

裴通遠

秦邢曹進

參之韋知微

禮異錄狄梁公

紅印

寧王

博異志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竭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劉方玄

馬侍中

旌異記

九則

集異志

集異記

唐 薛用弱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  
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  
地丈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  
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  
道流非修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  
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



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



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接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詰則已失向之室問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  
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  
方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  
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  
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  
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  
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  
叩佛請罪太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  
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  
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  
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  
終志矣况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  
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  
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  
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  
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  
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  
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



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自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  
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  
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  
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  
暠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  
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  
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

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  
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  
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  
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  
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  
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  
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  
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  
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



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廻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



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欵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檐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司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

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家大獲金玉冢，內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



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  
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有卽拔蘆伸  
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  
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  
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  
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  
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  
之赴食隨置復初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  
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  
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  
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  
龍長百丈挈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  
得第選蘄州叅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  
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  
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



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憤人之夢中召去  
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瞳矐人俗  
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  
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  
所謂復爲鹿憤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  
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  
憤人曰但案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  
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賁筆硯卽付少

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滋新宮宏宏崇軒轅轍雕玳盤  
礎鏤檀竦檠壁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  
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斑  
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  
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



集異言  
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  
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  
充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  
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  
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  
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  
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  
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  
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  
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  
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  
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  
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



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  
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  
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  
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  
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  
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  
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

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  
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  
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  
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  
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  
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  
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  
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  
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



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官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黎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



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  
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  
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  
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  
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鷗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詩名已久  
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  
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  
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

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  
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渙之卽擲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  
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  
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  
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



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  
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  
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  
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荅曰任調反語  
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  
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  
書侍郎平章事

###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  
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  
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  
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  
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  
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  
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  
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  
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



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 刑曹進

贈工部尚書刑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日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數

日則又以索縛身于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鑿工鑿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論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餈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餈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



身異記  
既夜其瘡稍癢卽令如前綳縛用力以拔鉗纜及臉  
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  
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  
魑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  
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  
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  
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

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  
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  
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  
奉貺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  
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獼猴  
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扇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  
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



集異言  
華州闔闐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絹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謹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  
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  
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

博異志

唐 鄭還古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  
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  
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念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  
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  
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  
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閑乃窺於井上忽見水



博異志  
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覓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旦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



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縈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煦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

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



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

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鷗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嗣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東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竒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



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  
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  
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  
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  
吐大如斗盃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  
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  
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  
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  
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

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  
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  
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  
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  
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  
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  
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  
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  
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



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  
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  
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  
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  
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  
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  
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  
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  
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

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黧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  
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  
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濡口溺殺  
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  
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  
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  
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  
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  
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



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  
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  
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  
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  
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  
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  
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

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  
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  
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  
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  
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  
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  
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  
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  
亦昭然當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



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肯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

二人逐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獲金簡玉籙洎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



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

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冠金冠而

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勒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僿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博異志  
九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  
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  
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  
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  
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  
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  
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  
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  
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

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  
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  
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  
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  
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  
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  
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剴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  
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  
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



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忽覺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特此叅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

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帔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統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



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令人偕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

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煇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



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嘗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

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却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



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鑰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荆

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且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



博異志  
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迥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

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恓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



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  
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  
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率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  
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  
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  
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  
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  
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  
不可動胡二姊寘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

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居  
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  
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  
鑠臂曲瘦木甲犴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室來  
猙目電燧吐火噴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  
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  
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  
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  
入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



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  
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  
獲免後立大勲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  
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  
左

旌異記

宋 侯君素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爲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  
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柱屋  
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  
日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  
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奪救  
之呼諸子僕妾爲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  
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



口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廳吏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扣其始末昧無知覺于是揭棺各貯箕箒桶杓之類耳慧徙他所而空厥居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苦乏人耳其家爲盡二婦人焚之又夢曰受賜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嘆異命匠爲厚紙格

繪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婦復夢日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日何得爾口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日今亦來矣日然則當爲辯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媪姪也素不檢媪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矣遂復盡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得二老婢而去

臨川王行之爲廣州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



之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龍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卧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黃幡徧挿食上率夜半爲節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于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意解帕巾幕其首又

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爲之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累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挿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發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太半是茅山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携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强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



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  
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  
平沉洪波并篙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睡  
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  
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  
無他也

會稽張國弼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浪遊率以夜分  
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爲常一夕明當釋奠時子夜即  
歸中途聞擗呵聲退避簷廡見四人衣紫窄衫卷腳

張同弼

擗與揮曰

僕頭秉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  
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  
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人馬居中央作舞挽勢  
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  
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間民女嫁  
人歸母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絕不省昇歸壻家喚巫  
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女傷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  
人持燭籠剪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  
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云蕙蘭橋



正生所行路也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于地若爲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戕于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入竇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憊去許諾妾即蘇竇如所言陰與之戒內外勿語妾知之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蓋鬼竊食云爾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旣登



舟未幾即偃卧自取蓆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聲歎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蓆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惶流汗復以蓆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里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大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磔磔有聲頃之所烹肉悉化爲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貫心怪之命僮僕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着婦人衣倚柱人立而語曰此易撲耳各揮挺縱擊蝶紛紛墮地盡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

然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集異志

唐 陸勳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卽二十八年過江所沉璧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



勝厥咎亡一日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齊潛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曜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木

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旣出復平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言皆有條緒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水中龜入池遊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輪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吳成將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



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無髮，兩蹠

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

牀，血淋漓，不可忍視。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

死甕中。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止，及還家

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

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

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

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

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

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

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



士當作土

集異志 三  
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  
二年揚徐交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  
無驗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  
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  
暕過而斬之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  
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俊臣婢  
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

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  
公亦往為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  
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  
不可以見

天寶五載楊慎矜為御史中丞慎矜至洛陽正食忽  
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其後慎矜叱之良  
久不滅以熱羹殺之方滅

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官人有自



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蟇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地宮人別穿地得蝦蟇如初帝深以爲不祥

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酉屬帝生之歲鬪者兵象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竟淪沒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閔卿黃河中女媧墓因

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推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藏澤水中又有火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羸瘦



荆齊高帝建元元年荆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髮眉良是觀者數萬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寧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垂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諸夏皆放此服妖也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戮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



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至於貧家不能自辨自  
執無頭就人借頭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中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  
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  
案帝是歲崩

後齊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  
而行乞其間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

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  
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戒若

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筮篥胡笛胡  
舞京城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乃擁胡  
兵填塞街衢擄掠宮掖發掘園陵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  
之桑樹哭

晉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  
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  
木



集異志  
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汗流濕地此其類也

漢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官門又交于司隸御史門有豕着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



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絳幘絳衣又襄城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白日待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遭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漢末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歸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



集異志  
九  
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承早小事往往讒有驗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琊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

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狂生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集異志  
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  
墮於床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  
與弟納並被誅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  
脇而出胡太后命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人劉  
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沉於河魏室因茲大亂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  
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  
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  
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  
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  
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  
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尚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  
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旣覺謂妻  
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煬帝大業元年馮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



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  
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鴈門  
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頸  
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也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鬪燕王宮池上烏墮地  
死時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  
黑雜色帝以問高唐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  
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

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  
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  
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  
猗死

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  
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  
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



集異志 十一  
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亦終殺滅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祭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雨赤雪二尺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臣酷吏也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



宮此其應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  
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  
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  
其顛也

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  
之故稱曰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述遂敗滅述一作述  
晉太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

大亂宗藩多死惟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  
東而元帝嗣統矣

玄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氍毹上  
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日不堪看  
但看五月裡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

碧女子名也

曰

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  
之

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三十



六萬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瘦餒幸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奇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

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後降苻堅

晉惠帝大安元年夏架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水入建業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墜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



曰當旱

晉朱逵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而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被害

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出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相繼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蠶螟及蟹皆化爲鼠任衆復食稻爲災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之應







